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70n1395

方山文寶禪師語錄

(嗣法) 先覩・祖燈 等錄

(法孫) 機雲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．1395-Ａ 方山和尚語錄序
  - No．1395-Ｂ 增補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1395-A 方山和尚語錄序

夫逸世之秘藏于珍者，無如煬帝之珠、卞和之璧，而極至之矣。適壬申秋，余過檇李，訪晦岳兄於長塘李庄齋中，茶敘間，即示方山祖錄。余展讀，撫几而歎曰：真世間之珍者耶！若將珠玉比擬，不過在世之一流常物耳。我方山祖錄，寔淑世之真燈，照耀昏衢，況言言見諦，字字超宗，又從我天台夢颿測兄獲之，亦甚奇焉。爰測兄初遊台隰時，偶於破院古佛像座下廢藏書中，見其朽蠹之餘，字義璨然奪目，近閱之，語句絕群，再閱之，乃寶祖錄也。即命筆謄之，恨其帙貝腐爛，不堪任手，首尾脫落，僅得十之一二，深為可惜，置諸篋中，迄今十餘載矣。測兄與晦兄，皆里人也。康熙辛未春，訪晦兄于龍淵，盤桓月餘，訊其祖源歷代機語，乃出寶祖錄示之，曰：此君家物也。晦兄驚喜，秉爐拜誦，何止煬珠、卞璧之出現于世也哉！煬珠、卞璧，蓋世間希有之珍也，而我祖法語，寔出世間無上之大寶也。晦兄告余曰：今我妙雲法叔，欲捐衣鉢之資，謀付諸梓，以廣流傳，乞一言以表我祖語錄所得奇緣，俾後之讀是錄者，抑知夢颿兄於遊山玩水之際，遇古人言句，不肯輕易放過，而又持歸于余，令彼分門列戶之徒，特勢凌孤之輩，以曉前人用心之處之不自欺也。余曰：然，誠哉！是言也。吾雖不敏，詎不容辭，抵暮掉歸，梵受客窓，篝燈勉就，未易言敘也。容質之瑞巖古佛、方山祖、慧寂光分，鑑余可否。

住南嶽兜率弁山三葉棄人氏智安拜首題并書

No．1395

台州府瑞巖淨土禪寺方山文寶禪師語錄

嗣法門人　　先覩　祖燈　等錄

楚黃大石山十六世孫　機雲　編

古齊大悲寺十五世孫　真雄　梓

據室。升夫子之堂者聞其道，升老君之堂者觀其好，入山僧之室者覓甚椀。以柱杖連卓三下。

上堂：諸聖情存，見網難透。不立階級，入步無門。般若之智常明，真如之體獨露。諸方學者心地不明，皆因邪師雜糅，如蚕作繭，似蚍戀窟，自謂到家不肯見人。間有聰明以意識卜度，儱侗真如，瞞頇佛性，誠可憫哉！

結制，上堂。煽烈燄於大千界內，直下片雲飛舞；舉鉗錘於妙密場中，就裡點鐵成金。赤沙灘上、杖林山中，箇箇飡砒霜、飲鴆毒，冰稜上走、劍刃上行，所謂鑊湯無冷處。汝等抱定枯桐，守住死灰，何日豆爆？西菴今日為汝爐內添炭，好著精彩。

上堂，震聲一喝，曰：此第一義諦，一彈指頃，頓空塵劫，不涉津梁，直入寶所，為甚落在古田和尚椎下？眾中有辨得出者麼？(問答不錄。)乃舉：臨濟示眾曰：有時奪人不奪境，有時奪境不奪人，有時人境俱奪，有時人境俱不奪。師曰：奪也，山青水涤，李白桃紅。不奪也，山青水涤，李白桃紅。且道奪也如何？不奪也如何？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等閒抜却定心劍，依舊眉毛眼上橫。

冬至，上堂。二儀之大，可以章程測也；三光之動，可以圭表度也；雷霆之聲，可以鍾鼓傳也；風雨之變，可以音律叶也。夫有象可觀，不能匿其量；有光可見，不能隱其迹；有聲可聞，不能藏其響；有色可察，不能滅其性。故天地陰陽之理難明，猶可以術數揆；而人物性情之妙，不可以意識測。所以千聖疊興，萬賢繼起，橫說竪說，顛說倒說，金剛圈、栗棘蓬種種說，只要諸人直下承當。西菴今日將五臟六腑一齊吐出，亦要諸人識得是西菴長老肚裡底東西。

上堂：參禪不貴明心，誦經豈圖達理。卞和抱璞而泣，愁雕鑿之無功。墨子握絲而悲，嘆紛紜之自起。忘功絕謂，所貴出身有路。

上堂：螻蟻無言而能辨事，蒼蠅無識而能辨臭。佛是覺義，法是句義。無孔鐵鎚與毡拍板，還肯成佛否？

上堂。達磨面壁，不會唐言。魯祖面壁，不會甚麼。大眾者裡薦得，發越朕兆未形底消息，提持佛祖既令底權衡。直得虛空肅啟，大地瞻依。零丁子，懶瓚翁，一跛一跌，退身於娑羅峰頭。寒山兄，拾得弟，相呼相喚，踏步于石梁橋畔。一出山去，永不回來。何故？將謂鬍須赤，更有赤鬚鬍。

上堂：靈山會上，草深一丈。少室峰前，雪深三尺。膠柱鼓瑟，只許兩人。

上堂：廣額擲刀，立錐無地。龍女獻珠，瞻顧猶多。衲僧門下，獨脫無依。寸絲不挂，又作麼生？

上堂：大唐國中盡是噇酒糟漢，瑞巖者裡要個不會禪底作國師，甚處得來？

上堂：三關既透，何必竊符？別出奇兵，先勘公驗。

上堂。白雲道：端的得一回汗出，一莖草上現出瓊樓玉殿；端的一回汗不出，瓊樓玉殿被一莖草遮却。白雲老子如斯告報，將謂藏盡楚天月，猶存漢地星。瑞巖則不然，端的得一回汗出，填溝塞壑；

端的一回汗不出，繫包頂笠。朝遊暮住，不妨自怡自悅。因甚如此？不見道：庭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無。
上堂，舉：洞山示眾云：秋初夏末，兄弟東去西去，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。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？後有僧舉似石霜，霜云：出門便是草。洞山云：大唐國裡能有幾人？國清和尚曰：一人舌上有十字關，一人脚下有五色線，撿點得出，與你一緉草鞋。師曰：二尊宿，一人頭戴三山，一人脚踏四海，相到不相知。國清老人恁麼道，是成褫語，草本猶未拈出。萬里無寸草處且置，只如石霜道：出門便是草。意在何如？撿點得出，與你白銀二兩。
上堂，舉僧問雲門：秋初夏末，前途忽有問，將何祗對？門云：大眾退後。云：過在甚處？雲云：還我九十日飯錢來。國清和尚云：入虎穴探虎子也不易，者僧爭奈死在平地上。大眾要識雲門麼？一脚短，一脚長。師曰：敲虛空，出骨髓；剖微塵，出經卷。衲僧本分生涯。者僧既入龍門，不諳水勢，只為分明極，返令所得遲。大眾要識雲門麼？試看國清道的。
上堂。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突出難辨；名不得，狀不得，類不得，笑殺旁觀。大眾！瑞巖老漢與你諸人灑灑落落去也。擲下拂子，云：青山只解磨今古，流水何曾洗是非？
上堂，舉：國清和尚云：五峰影裡，雙澗聲中，有大寶藏，八面玲瓏。諸人在此著到許多時節，因甚眼看不出，只說不通？山僧今日直下打開去也。竪柱杖，云：者個是秘魔一把叉。橫拄杖，云：者個是道吾一柄劍。打三圓相，云：者個是雪峰三個木毬。阿呵呵！且不是曹溪路上剎竿頭，風動幡、幡動風，自南、自北，自西、自東。師曰：百千三昧、無量法門，若作一句說，佛祖吞聲；不作一句說，累他千聖。總不恁麼，又是不說而說。且說又說個甚麼？莫若真實告報與大眾作個撇脫。驀拈拄杖，云：者個是瑞巖拄杖，喚甚麼作秘魔叉、道吾劍？又喚甚麼作雪峰毬？國清老人恁麼道，畢竟風動旛、旛動風，瑞巖喫盡娘生只到得者裡。大眾珍重！
上堂，舉：溈山云：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裡坐、聲色裡臥。踈山出云：如何是不落聲色句？溈竪起拂子，山云：此猶是落聲色句。溈便歸方丈，山不契，遂辭香嚴，嚴云：何不且住？云：某甲與和尚無緣。云：有何因緣不契？山舉前話，嚴云：某甲有個語。云：道甚麼？云：言發非聲，色前不物。山云：元來此間有人。師兄去後有個住處，某甲却來相伴。溈至晚問嚴：矮閣黎在麼？云：已去了。溈云：向你道甚麼？云：某甲亦曾對他來。溈云：試舉看。云：言發非聲，色前不物。溈云：他道甚麼？云：他深肯之。溈失笑云：我將謂矮子有長處，元來只在者裡。此子向後有個住處，近山無柴燒、近水無水喫。師云：溈山踞虎頭，只知有後；香嚴把虎

尾，只知有前。正眼看來，二尊宿總出矮閣黎縵天網子不得。汝若不信，三十年後有人證明。
全真道士請上堂。千斤石輥水上浮，四兩葫蘆沉到底。火燒狗尾猪頭焦，南辰竄入北斗裡。汝等諸人者裡具得一雙眼，不但本命元辰有個落處，四威儀中著著有出身之路。
上堂：破沙盆挨拶不開，花藥籃收拾不起。忽遇籌策不到的□，步上前，掇轉彝鼎，同致太平□。大梵天王口喃喃□道：汝等雖有坐具地，也要善護念諸菩薩。山僧聞得，驀頭與他一棒。天王道：俊哉！好拄杖，不是我等大難承當。雖是恁麼見解，略較些子。
上堂。碧桃愛春風，黃菊喜秋雨。驀拈拄杖云：者個不涉春秋，活如龍，雄如虎。卓一卓云：者裡也有權，也有實，也有照，也有用，諸仁者作麼生商量？時有僧出便喝，師打云：你也不怕旁觀者哂。僧擬議，師又打。
圓華嚴經上堂：如經所云：無少法為智所入，亦無少智而入於法者。是以架一智箭，破眾魔軍；揮一慧刀，斬諸疑網。斯乃妙悟之力。倘或未然，雖修智慧，不入圓常。縱□行門，惟增我慢。蓋未達一際之門，是名圓覺法，亦名我慢幢。若是妙悟真宗，頓契一乘，必須福慧兩圓，行解俱到。舉一步，直蹈毗盧頂上；彈一指，徧遊百億國中。現菩薩種種身雲，成就盡佛世界無量無邊之勝事。果能如此，舉足下足，無非福城；入林出林，總是妙峰。依文殊大智海，獅子哮吼；入普賢毛孔中，象王回顧。開彌勒之樓閣，法法頭頭而不捨；示觀音之慈相，塵塵剎剎以交輝。苟非其人，且看善財最初參的德雲比丘，為甚麼在別峰相見？者裡看得透，我為你保任此事，終不虛也。
小參。參禪學道，乃出世第一大事。要了脫生死，須具擇法眼，辨邪正，識好惡，取友要端，互相策發。昔南公在泐潭會下，雲峰一見，稱為道器，惜未受本色鉗錘。一日，會遊西山，夜話雲門法道，峰曰：泐潭雖是雲門之後，其法道則異矣。南公詰其所以異，峰曰：雲門如九轉丹砂，點鐵成金；泐潭如藥汞銀，徒可玩入，煆則流去。南怒，以枕擊之。明日，雲峰謝過，又曰：雲門氣宇如王，甘死語下乎？泐潭有法授人，死語也。死語豈能活人乎？即背去。南公挽之，曰：若如是，則誰可汝意？峰曰：石霜圓手段出諸方，子宜見之，不可後也。南公見石霜，果於言下開解。假使南公不遇雲峰，而雲峰器識有差，南公履踐安有此？又如夾山上堂，有僧問：如何是法身？曰：法身無相。如何是法眼？曰：法眼無瑕。適道吾在旁失笑，夾山下座，叩其所以，吾曰：和尚一等出頭人，未有師在。山即茫然自失，意欲道吾說破，吾遂指參船子，果於船子處大悟。假道吾若無如是眼目，則夾山安有此？此老信力不如，

法眼不正，縱遇良友，亦當面錯過。且師家垂手接人處，各各不一，如臨濟、德山，一人用棒，一人行喝，石鞏架箭，魯祖面壁，禾山打鼓，雪峰弄虵。雖行處各異，然到家則一。汝等諸人既在者裡相集辨道，了脫生死，第一要性燥，器度要鴻大，不可卑小。昔山僧偶閱壇經，見玄覺到曹溪，繞祖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祖曰：夫沙門者，具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。大德自何方來，生大我慢？曰：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祖曰：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曰：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。祖曰：如是，如是。覺方具威儀，禮拜即辭。祖曰：返太速乎？曰：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祖曰：誰知非動？曰：仁者自生分別。祖曰：汝甚得無生之意。曰：無生豈有意耶？祖曰：無意誰當分別？山僧於此通身慶快，如獲舊物，不勝踴躍。遂舉黃梅衣鉢因緣，問鞏禪師曰：既不會佛法，為甚又紹祖位？鞏曰：不但祖師大有人不會佛法，亦紹祖位。山僧當日乍入其道，鞏老入泥入水來引導山僧，可謂血心片片。山僧不識好惡，當面錯過，故又問：和尚還紹祖位否？鞏老曰：若紹祖位，即會佛法。此時雖然不會鞏老意思，幸具信力，大起疑情，必要討個明白，即求芟染。與天界日兄結伴，參見數員知識，雖無利益，實賴東敲西擊之力。在育王，有僧持佛鑑上堂，語至一見知為本色道流，心心念念想去見他。一日，忽聞朝廷旨下，詔住徑山，其心喜之。不數月，杖錫果駐徑山。時與日兄相依極久，凡佛祖公案一一會盡，惟不會四方八面來的因緣。請益至再，終不為說，教令返觀自看。不期佛鑑示疾，山僧同眾請鑑遺偈，鑑乃執筆顧山僧而書偈曰：來時空索索，去也赤條條。更要問端的，天台有石橋。山僧稟命往謁斷橋老師於國清，每每入室應機，了無留礙，老師笑而不語。山僧發急不已，凡入室請益，屢蒙賜棒。一日，甚是迷悶，危坐寮中，忽覩同寮僧拿紙燭將進門，面前豁然，平生寶惜一時沒有了，頓覺身心如琉璃一般，山河大地亦如琉璃相似，內外明徹，無纖毫隔礙，始知老師垂手處，脚跟下好與二十拄杖。次早，入方丈，通其所得，老師一氣舉了數則公案勘驗，山僧一一答了；又舉萬法歸一話，又答了，老師只是不肯；復招近前，以手作砍勢，云：侍者！你到底欠者一刀在。山僧憤然走出，大聲叫屈，老師只是不肯。齋畢，普請擇菜次，老師少刻到，見山僧手也懶動，遽問：擇得乾淨麼？對曰：乾淨極了。老師伸手向籃內拾起一莖莧根，擲在山僧面前，曰：者是甚麼？山僧於此脫然無礙。老師撾鼓陞堂，謂眾曰：寶侍者徹也移單入首座寮，從此也不疑佛、不疑祖，五家宗旨、千七百則公案亦不疑也。到與麼田地，纔成得個無事人，優游天地間，真個逍遙、真個快樂，世出世間無有一物可比。汝等諸人好心學道，須到恁般田地方可休歇，若不到恁般田

地，切忌中止。化城，汝等做工夫起疑情，不妨取信古人言句，所貴無別，只在提持話頭，不要看死句。如趙州見僧參，問曰：上座曾到此間否？曰：曾到。州曰：喫茶去。又僧參，州問：曾到此間否？曰：不曾到。州曰：喫茶去。院主曰：和尚曾到此間也喫茶，不曾到此間也喫茶？州喚院主，主應諾，州曰：喫茶去。此皆活句也。又有僧問西來意，州曰：庭前栢樹子。其僧曰：和尚莫將境示人。州曰：不將境示人。曰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州曰：庭前栢樹子。此亦活句也。汝等須信吾言，但恁麼用心密密看去，時時返觀、刻刻覺察，倘話頭見前，便乃和身拶入；如不見前，頻頻舉起，看是甚麼道理，我却不會。就向不會處，一念萬年、萬年一念，於此討個明白，不到古人田地，誓不休歇。夫人生天地，諸行無常，動轉施為是生滅法，若無禪定工夫而發解佛祖妙理，終難神契。古人聞有恁般事，把住繩頭，站定脚跟，或看個父母未生前，或看個青州布衫，或看萬法歸一，或看麻三斤話頭，如大將軍攝印登壇，操持發縱，生殺隨宜，死生在頃刻，掃蕩欃槍，坐享大平。汝等做工夫果能如此，穿過銀山鐵壁，轉箇身來，回眸一看，不獨父母未生已前消息，即庭前栢樹子、青州布衫、三斤麻、乾屎橛及五宗旨趣，都是自家屋裡底。至於發一言、吐一辭，與古人不別。喜笑怒罵，無非般若至理。所以竺乾本師愍物興慈，向火宅內垂手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曲盡老婆心，末上拈花，展轉相傳，烜赫至今。足下兒孫，千波萬浪，一波闊一波，一浪高一浪，莫可測其涯涘。古人脚上也刺，手上也刺，逢咽喉也刺，就地彈，就窠子裡彈，喝起來青天彈。者般漢將謂手眼通身，若值明眼人，可發一笑。何故聱？要將祖宗閒家具拈向當陽，如天普蓋，似地普擎，直得虛空緘口，須彌結舌。此猶是轉句，未為衲僧極則。若論此事，如萬仞巖頭相撲，放著手直窮到底。鵞拈拄杖云：瑞巖放著手，汝等還曾到底也未？擲拄杖云：見處精明堪紹續，洞觀妙理要虛玄。

小參。古人有時建立，有時掃蕩，有時掃蕩中建立，有時建立中掃蕩。汝等諸人還會者消息磨？若會，出眾說道理看。不然，也須百草頭薦取祖師，紅塵裡識認天子。且個裡原有極趣，豈凡情所測？古人謂：此事眨上眉毛即錯過，擬議思量白雲萬里。故曰：目前無法，意在目前；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此事如得處不真、見處不的，須欲優孟抵掌不可得也。靈機獨脫，大用現前，不存軌則，正令全提，直示當人，豈容安頓？若欲天旋地斡、徹古窮今，直須壁立萬仞，把住繩頭，掀翻翳跡，瞥然而起，使默照者到者裡湊泊不得，逐妄者到者裡入步無門。果能如此，一了百當，纖塵不立，饑便飡、渴便飲，日則起、夜則眠，忽于不經意處廓爾洞明，

始知古人誠不我欺也。雖得如許境界，正要遇人；若不遇人，只好倚門傍戶。所以，數千里之鯤化為九萬里之鵬，必藉南冥之息，若坳堂之水置杯則膠，匪可同日而語乎？然衲僧氣索，鼻孔軒昂，汝等若以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，必須親到親證，只以解心湊泊，他日太陽乃被寸雲掩却，莫言不道。

小參。離四句、絕百非，直得藏頭白、海頭黑，置箇事向上提持，智者猶迷、達人虧半，引領符冥宗、說差異，把一句函天蓋地、換斗移星。正當恁麼時，進前一步莫若退後一步，進一步窄、退一步寬，寬則足以有容。諸人不須別求，要信自心是佛、佛是自心，自心即是佛心、佛心即是自心，自心顯現，湛然常住，無變無遷、無動無搖、無去無來、無增無減，故曰如如佛。昔迦葉所契，契此心也；世尊所傳，傳此心也；達磨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；二祖斷臂安心，所指者此心、所安亦此心也，即此心之外別無法求。夫求無上大道，先明自心；自心若明，心外無別佛、佛外無別心，心佛一如，不取善、不捨惡，淨穢兩途俱不依怙，不取不捨之心念念現前，故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。古人有言：凡所見色皆是見心，心不自心，因色故有。汝但隨時言說，即事即理都無所礙。菩提道果亦復如是，於心所生即名為色，知色空故生即不生。若了此意，乃可隨時穿衣喫飯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，春到鳥棲無影樹，時來花發不萠枝。到如是田地，拓條拄杖三曲四曲，拽個布袋七零八碎，或向三叉路口盤結草菴、熟炊松粉接待往來，或向十字街頭全身放倒、和泥合水隨類演化，或向孤峰頂上罪石誅茅、搆樹為梁，風月同住、猿猱共遊，此樂何極？拈一句、施一機，塵塵剎剎全彰本地風光，法法頭頭適絕兩邊功用，末後超然自脫，如水歸水、似空合空，既無踪跡可尋，安有聲色不透？教忠若把第二杓惡水潑汝諸人，諸人脚跟下黑漫漫地。驀拈拂子畫一畫，云：向者裡撥開機道鑑地輝天，摟碎佛祖腦蓋、捩轉鼻孔，巍巍蕩蕩絕此絕彼，汝等諸人到者裡還有功用也無？良久，云：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。

示眾。世尊陞座，義出豐年，文殊白椎，家富兒嬌。當時人天百萬，倘有個出來道：今日之事且莫草草，文殊即有金椎在手也無下處。惜乎無人下此一轉語，若下此語，文殊至今轉身不得。雖然，不因紫陌花開早，乍見黃鸝上柳條。

示眾。天台山中，方廣寺裡，五百應真，常在石梁橋上捕風捉影。寒山拾得，倒跨猛虎，默地走出布袋口、拄杖頭，跛跛挈挈，各自散去。大眾且道：散去後又作麼生？良久，云：歸堂喫茶。

示眾：庭前栢樹子，半黃半白；青州七斤衫，缺東缺西。開山老祖怕受人瞞，坐盤陀石上一呼一喏，到底難免。何以見得？子規啼落三更月，蝴蝶紛紛在上頭。

示眾。靈雲見桃花悟道，解心猶存。香嚴聞擊竹徹去，機智尚在。怎似東村王麻鬍，不識不知，得錢便使。
示眾。牛頭未見四祖，百鳥銜花，天人送供。四祖一見，百鳥不銜花，天人不送供。且道利害在甚麼處？諸人不得作道理，試下一轉語。眾下語不契，師代云：眼裡不著沙。
示眾：高高山頂立，不解從空降下；深深海底行，不解從地湧出。作麼生是掀翻函蓋，截斷眾流一句？師代云：朗月堂空。又云：石梁橋。
師一日為眾挂牌入室，垂語曰：南泉斬却猫兒時如何？眾下語不契。適有一僕在旁曰：老鼠做大。師笑曰：好一轉語，只是不合從汝口裡出。
一源參，師舉趙州勘婆子話詰之。源曰：盡大地人不奈趙州何？師曰：我則不然。曰：和尚作麼生？師曰：盡大地人不奈婆子何？源於言下有省。
無見問：如何是佛法大義？師張口吐舌示之。見罔措，師拈拄杖趁出。見即參珍公于天封，理前話未竟，珍亦打。復返西菴，途中把滑有省。及見師，師曰：汝返何速？見曰：和尚此時打某甲不得。師曰：天封與你道甚麼？見述途中因緣，師又打。見雖有所契，終不自肯。遂築室華頂，精苦自勵。一日作務次，渙然頓釋所疑。走瑞巖，呈所解。師以偈證曰：道人得得出山來，盡把襟懷對我開。坦坦平平如鏡面，澄澄湛湛絕纖埃。忽然得個轉身句，衲卷寒雲便歸去。萬八千丈華頂峰，一笑裂開鐵面具。家山到後絕思惟，拗折烏藤拄竹扉。糞火堆中消息好，芋香便是道香時。即以源流并法衣付之。偈曰：此心極廣大，虛空比不得。此道只如是，受持休外覓。
無盡燈參，師竪拂子曰：是甚麼？燈亦曰：是甚麼？師曰：與我除却四大，別道一句。燈從東過西，師垂左足。燈從西過東，師垂右足。燈近前叉手而立，師拈拂便打，燈禮拜。又一日，問：達磨西來，未審傳個甚麼？師曰：你道東土人曾少甚麼？燈曰：既不少，神光為甚立雪斷臂？師曰：止圖破家蕩產。燈于言下大悟。
僧問：曹溪水派派朝東，瑞巖水為甚流向西？師曰：上座好惡不識。曰：此來問水答，好惡不識那？師曰：瞎漢果然不識。便打。
僧曰：如何是佛？師曰：巡人犯夜。
僧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師曰：正抓著我癢處。
僧問：如何是般若體？師曰：八角磨盤。曰：如何是般若用？師曰：八角磨盤空裡走。
僧問：如何是般若本？師便打。曰：如何是般若用？師又打。

師嘗設三問以驗學者曰：真正出格高流，如良馬見鞭影而行，中下之士何堪希冀？凡雲水高人下語恰當者，破院子兩手分付。問曰：撐鐵船過海底人，為甚麼向針孔裡叫屈？
既是臨濟大師，為甚入扳舌犁耕？
那邊不立，者邊不行，截斷中間，為甚不住？
方山和尚語錄(終)

No. 1395-B 增補

上堂：三世諸佛、六代祖師在你諸人脚跟下，還有踏得著者麼？良久，云：若踏不著，三世諸佛、六代祖師在你諸人頂[寧*頁]上屙。
上堂：山僧一夏與諸人說底，總是世諦之談，與那事略無干涉。若要與那事相應，直須向世諦中明取。儻不如斯，向後逢人，切不得道在祇園過夏。
上堂：一雞二犬三豕四羊，新年佛法已為舉揚。儻或觀聽尚留，便見五馬六牛七人八穀去也。
上堂：百骸俱潰散，一物鎮長靈。拈拄杖：者箇是拄杖子，那箇是長靈一物？擲下拄杖：何似南山鱉鼻蛇？
上堂。一夏以來，東敲西擊，費盡手脚，為汝諸人得徹困，賴是恬然不顧。設若一箇半箇眼睛定動，老僧定入無間地獄。
臘八，上堂。北斗七，南斗八，夜夜光生，人人眼活。老瞿曇突然道箇：奇哉！是甚樹栽？竹栽？魚栽？菜栽？
上堂：禪和家氣宇如王，幾肯放頭低人半箬葉地？為甚逗到今日，各各不敢做一動子？良久：山中九十日，雲外一千年。(出于增集續傳燈錄第五卷淨慈方山寶禪師本傳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